

聊齋誌異

会校会注会评本

新
集
詩
集

一九三九年

張友鶴輯校

聊齋誌異

會校會注會評本(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爲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

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校〕抄本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

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

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即來答拜。〔校〕抄本作却來拜答展其刺呼，始知余姓德名。

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

逃者，何須逼〔校〕抄本作必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校〕抄本作言懽。向暮，有兩

崑崙〔呂註〕漢書：武帝龍一崑崙奴，嘗以劍擊羣臣。又唐大曆中，崔生有崑崙奴摩勒。〔何註〕崑崙無兩字。崑崙崑，奴通稱。焦遂有崑崙奴，勇於酒。常擲刀環於江湖，命崑崙沒水尋出之。終爲毒龍所殺。捉馬挑燈，

迎導以去。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何註〕裱，字書罕見，常用表字，表而出之意。古文作𦄚。

潔如鏡。金狻猊〔呂註〕香譜：香爐以塗金爲狻猊之狀，空其中以燃香，使香自口出；亦有雕木突土爲之者。〔何註〕狻猊，獸也，似驢。香譜：香爐以金塗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中以燃香，烟自口出。坤雅：狻猊爐則古之珮

足豆，嘗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藏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一，各長二尺餘。一水晶瓶，浸粉花一

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几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淫蝶斂翼；蒂

即如鬚。筵間不過八簋，〔何註〕簋音書，竹器也。易：二簋可用饗。而〔校〕抄本無而字。豐美異常。既，〔校〕抄本作即。命童子擊鼓催

花〔呂註〕南卓羯鼓錄：明皇洞曉音律，尤愛羯鼓。時春雨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乎？乃命羯鼓。臨軒縱擊。自製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上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為令。鼓聲

既動，則瓶中花顫顫〔何註〕顫音戰，振動也。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淵然一聲，蒂頓頓

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校〕青本作身。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颺去。頃之，鼓

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斃〔呂註〕史記：商君列傳：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商君也。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校〕青本抄本作翻。而下，惹袖

沾衿。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籌，余〔校〕抄本下有得字。四籌。尹已薄醉，不能盡籌，強引三爵，

離席亡去。由是益奇之。然其為人寡交與，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弔慶。尹逢人輒宣

播；〔校〕抄本無播字。聞其異者，爭交懽余，門外冠蓋常〔校〕抄本無常字。相望。〔呂註〕蘇軾詩：門前冠蓋已相望。余頗不耐，忽

辭主人去。去後，尹入其家，空庭灑掃無纖〔何註〕纖，細也。塵；燭淚〔呂註〕陳師道后山叢談：萊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扇間。燭淚成堆。陳

叔達詩：思君如夜燭，煎淚幾千行。〔何註〕燭淚，燭流點滴。堆擲青階下；窗間零帛斷線，〔校〕抄本作縵。指印宛然。

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

若淚也。李商隱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粟。手入其中，則「校抄本無則字」水隨手

泄；「校抄本」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亦「校抄本無亦字」不冰。一夜，忽結爲晶，魚遊如故。「但評」以爲有而若

無，以爲無而實有，無虛無實，是色是空。使長此不瀉不冰，則魂至今存可也。乃忽結爲晶，以身相見，無怪其終解矣。心經有云，不生不滅，於此可悟。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子壻不

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夜，「校抄本作見」忽解爲水，陰溼滿地，魚亦渺然。

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

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

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但評」鑿鼓催花，已成腐令；石缸貯水，豈是奇珍？乃鼓歇而淵然有聲，果蒂飛

著，器重龍宮。朽腐頓化爲神奇，鑿空不同於杜撰。

「何評」缸有魂，甚怪。然取精多而用物宏，則物有精固當有魂矣。臘夜忽解爲水，無亦游魂爲變者乎？

噫！異矣！

* 楊千總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校〕上五字，遺本作赴。洸岷時，有千總楊化〔校〕抄本作花。麟來迎。冠蓋在途，偶

見一人遺便路側。楊關弓欲射之。〔校〕遺本無之字。公急呵〔校〕遺本作詞，通呵。止。楊曰：「此奴無禮，合小怖

之。」乃遙呼曰：「遺廁者！奉贈一股會稽籐簪縮髻〔校〕遺本作縮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

其人急奔，便液污地。〔校〕青本無此露。

瓜異

康熙〔校〕此據抄本，稿本無上二字。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瓜上復生蔓，結西瓜一枚，大如

碗。

〔校〕青本無此篇。

辛巳夏，各省多潦，瘟疫大盛。河內有於西瓜內獲蝸者，有瓜架生茄實者。戾氣之流，在人則為疾疹，在物則成異類。似此者殆不可枚舉。〔記〕等亭附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眈眈。一日，自外歸，緩其束帶，覺帶端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掠髮微笑，麗絕。「校」抄本程疑其鬼。女

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懼，「但語」不得佳人，牀頭真夜叉，鬼且不如矣，況又不止於醜乎！而況於狐。』

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男。』「校」抄本程信之，

「校」抄本無上二字。遂不娶。戚友共誚姍「呂註」前漢書，異姓諸侯王妻：秦自任私智，姍笑三代。注：姍，誚也。「何註」姍音山。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

狐聞之，怒。就女乳之，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呂註」四兩記：我雖是賠錢貨，亦不到兩當一弄成合。生之殺之，俱

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

卒，王再醮去。青梅寄食於堂叔；叔蕩無行，欲蠶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何註」候銓，

候選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使從女阿喜服役。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

同寢處。梅亦善候伺，「校」奇本無何字。能以目聽，以眉語，「呂註」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問之。對曰：傳者之妾也。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李白上元夫人詩：眉語兩目笑，忽然隨風飄。〔何註〕目聽眉語，周禮：秋官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又龍輔女紅餘志：寵姐每嬌眼一轉，憲即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憲，寧王也。○〔馮評〕建昌道黃觀察應宸梅喜此六字，謂他篇所無，予謂從楚辭與余目成化出。○龍蜀餘聞：貴州有孝廉黃之驥，耳不能聽，以目聽。○〔但評〕以目聽，以眉語，寫善候二字，神妙直到秋毫。覺靈心慧眼等字，俱成糟粕。由

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窶〔校〕抄本作廩，貧，無恆產，稅居王第。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但評〕有此三者，天必佑之。此三句作總提。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據石啗糠粥；入室與生母絮

語，見案上具豚蹄〔呂註〕史記，滑稽列傳：有饌田者，採一豚蹄酒一盃而祝。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呂註〕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謂小便。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蹟，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

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馮評〕從根本處觀人，真好眼力。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是在娘子。』〔馮評〕是在句有力，所謂匹夫不可奪志。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

則諧矣。〔何評〕忠謀。〔但評〕意婉而達，言曲而當，此權而不說於正者。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

謬悞。』明日，往告張媪。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否也，於公子何辱乎？』〔馮評〕女子直快類英雄舉

媪曰：『諾。』乃託侯氏賣花者往。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馮評〕兩笑字

自視爲天上人物。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及答，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

百年事。如能啜糠覈〔呂註〕史記，陳丞相世家：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者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注：覈讀紇。晉灼曰：京師人謂粗屑爲紇頭。○按：覈又與紇同。麥糠中不破者也。見玉篇。

也，卽爲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曰：〔馮評〕顧壁二字傳神。『貧富命也。偷命之厚，則貧無

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呂註〕前漢書，董仲舒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何註〕錫音

無立錫之地，今年錫也無。〔馮評〕千古慧業人惟慧眼人能識之，往往如此。〔但評〕主意難得

是在父母句，斷而不斷，極盡其妙。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

張氏耶？』〔但評〕老詩子無見識，不令女作孝子婦，真可惜死。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了！』〔校〕抄本不長進！

當對〔呂註〕世說：支道林住東安寺中，王長史異其才薄，往與語，不大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

結，含涕引去；媒亦遂奔。青梅見不諧，欲自謀。〔校〕青本作媒。○〔馮評〕相過數日，夜詣生。

但評：觀人於微，而取德於孝。聖明之世，以德進，以孝舉，以言揚者，不外乎此。求忠良且非其人不可，況匹偶乎？女子能具此隻眼，忘分屬之，薦之不內，乃不避嫌疑以託之。有經有權，非以目聽，以眉語者，何能如是。生方讀，

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賢，故願

自託。』〔但評〕作曹丘生不成，無妨作毛遂耳。○不謂昏夜兒女相會，乃有此正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

夜之行，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但評〕剛直而有理，夫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曰

微婉而多風。

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馮評」青梅之言婉而正，張生之言正亦婉，光明磊落，青天白日。但評更進一層，所謂一擲一掌血。」梅曰：「萬一能

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二，故不敢輕諾耳。」

「何評」通盤打算甚是。」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

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

「呂註」古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之嫌可畏也！」「馮評」是張乖崖、黃石齋一輩人物。「但評」以三不可如何而不敢輕

神，共聞此語。」梅臨去，又囑曰：「君偷「校」抄本有意，乞共圖之。」生諾。「但評」雖是愛賢，然夜往自託，青

權也。惟青梅所存之心，與青梅所處之勢，與青梅所託之人，而後可以行權，不然，則害於義矣。」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撲

責。梅泣白無他，因而「校」抄本實告。女歎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

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已。」「但評」於女口中贊其三德，而決其不貧，比前又深一層，小作頓筆。」既而曰：

「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能自主耶？」「校」抄本曰：「不濟，則以死繼

之！」「馮評」成不成，命也；決於成，志也。繼之以死，則志足以抗命也。○所謂匹夫不可奪志，女中之荀息也。」女曰：「我必如所願。」「但評」女之信張生甚篤，女之待青梅甚厚。」梅稽

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慈悲也？」「校」抄本果爾，則「校」抄本

尙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

無則字。

盈焉，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

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但評」一波未已，一波又興。用意如疊嶂奇峯，下筆如放舟湘中，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青「校」抄本無青字梅聞之，泣數行「校」抄本無上二字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

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干「何註」如干，遺文如干卷。

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

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

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滿評」四字笑字，自視過高，其實睡裏夢語。「是只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

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嬪於生。入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

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屢糠粃不為苦。「滿評」如此賢夫婦，斷不致以貧賤終。由是家中無不愛重「校」青本作敬。青梅。

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得

賞稍可御窮。「何註」御窮，御，當也。詩，邶風，以我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但評」筆筆凌空，字字脫化，展卷百回讀，乃歎左氏遺筆猶

在人。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但評」聞者皆為之泣。女見之而泣，宜也。我不

問。

如何故，亦代爲之泣。

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爲不如婢子，恐「校」抄本促婢子壽。』遂泣

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賅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

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從女。未幾，媪又「校」青本、抄本作亦。卒。

女伶仃益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爲我葬雙親者，從之。』「何評」言亦是。媪憐之，贈以斗

米而去。半月復來，曰：『我爲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爲而「校」抄本無而字。葬，富者又

嫌子爲陵夷嗣，奈何！尙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

欲覓側室，偷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搢紳裔而爲人妾「校」青本下有也字。

耶！』「但評」爲縮紳裔一哭。若縮紳，則無足哭也。是固縮紳而智出婢子下者。媪無言，遂去。日僅一餐，「校」抄本作餐。延息待價。「校」抄本作賈。居

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每欲自盡；猶戀戀而苟活者，

徒以有兩柩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校」抄本無所字。言也。』「何評」可憐極矣。但評」女亦誠孝。

矣，固宜得配孝子。媪於是「校」上二字，抄本作即。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葬，雙槨「呂註」前漢書，高帝紀：令從軍死者爲槨歸其家。

注：槨，小棺也。具舉。已，乃載女去，入參冢室。「何註」冢室，大塚也。冢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託買

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校」青本作去。不聽入門。「馮評」保全。「但評」是杖也，疑有神助。此冢室悍妒，爲是時必不可少之人。女披髮零

涕，進退無所。有老尼〔呂註〕尼，女僧也。釋典有比丘尼。○天祿歲餘，漢明帝既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乃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過，邀與同

居。女喜，〔校〕抄本無喜字。從之。至菴中，拜求祝髮。〔呂註〕殺梁傳：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尼不可，曰：『我視娘子，

非久臥風塵者。』〔但評〕非尼果能相人，特為上相。張生作映筆，即以先透下文耳。菴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

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校〕抄本作每。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制〔校〕抄本無制字。止。女

號泣欲自死。〔校〕抄本作盡。尼往求吏部某公揭〔何註〕揭者，評，高舉也。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迹。後有夜穴寺壁

者，尼警〔校〕青本抄本作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笞責，始漸安。又年餘，有貴

公子過菴，〔校〕抄本無庵字。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略尼。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胃，

〔何註〕簪纓胃，猶言世家後也。簪纓，貴者冠飾。李白詩：京國會簪纓。胃，音宙，系也。嗣也。左傳：襄十四年：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不甘賸御。公子且歸，遲遲當有以報

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校〕抄本無求字。死。〔呂註〕後漢書，王允傳：張讓以事申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旬日間復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但評〕早知有今日矣。夜夢父來，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

晚！但緩須臾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瞎子面，

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矣。』〔校〕抄本無矣字。語未已，〔校〕抄本作既。聞叩戶聲。

女失色，意必貴家奴。〔校〕上五字，稿本原作曰：此前世冤家勾賺至矣，塗改。尼啓扉果然。〔校〕稿本然字原作公子家奴，塗改。奴〔校〕抄本無奴字。驟問所

謀。「校」抄本 語承迎，「校」上四字，稿本原作給之曰：消息大好。勸語之，詞意生硬，賴我磨礪三寸舌，始說得石姑姑略一眨眼。塗改。又上四字下原有改文述女志之堅，已說之苦。復塗去。 但請

緩以三日。「校」上六字，稿本原作公子勿急，三兩日管有佳夢。塗改。又上六字下原有改文爲期，復塗去。 奴述主「校」上二字，稿本原作曰公子，塗改。 言，事若無成，俾

尼「校」上三字，稿本原作事教汝，塗改。 自復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但評」真是千磨百折，不到山窮水盡時，不肯轉作

轉。尼止之。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馮評」驚濤怒浪，將落又起。

次日，方晡，暴雨翻盆，「呂註」杜甫詩：白帝城下雨翻盆。注：言雨勢之暴也。「何註」狀大雨也。 忽聞數人搗戶「何註」搗戶，敲門也。 大譁。「馮評」

文，快極。女意變作，驚怯不知所爲。尼冒雨啓關，見有肩「校」青本作香。 輿停駐；女奴數輩，捧

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呂註」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五相七公。 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校」青本作理。 內眷，

暫避風雨。」「馮評」烈風迅雷，忽又柳媚花香。 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婦羣奔禪房，各尋休憩。入室見

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雨息，夫人起，請窺禪舍。「校」抄本作室。 尼引入，「校」青本無入字。 睹女，

駭「校」抄本作點。 絕，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馮評」青梅也三字，天上落下。但評」層層疑駭，驚鬼驚神，至此列開旗門，將軍突現，令人目炫神搖，筆亦跳脫欲飛。○儘可轉落矣，又不肯即轉，故作驚人之筆，然後輕輕轉出。乃已轉矣，又先從尼目中寫一層，再從僕口中寫一層，然後以家人婦入室見女，走告夫人，又雨息而夫人始起。尼引入而夫人駭然凝眸，女亦顧盼良久，至此，方特特落出夫人非他二語，真同飛來又恐其復將飛去。 各失聲哭，因道行蹤。蓋張翁病故，「馮評」張翁死不用多敘，只此已明。 生起復「呂註」

復二字，今人皆以爲禮後即吉。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以禮後即吉爲起復者誤。後，連捷授司李。「校」此據抄本，稿本青本作理。 生先「校」青本無先

聊齋誌異 卷四 青梅 四五一

字。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歎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

「何註」挫音
踈，摧折也。

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

「何評」好
青梅。

倘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

「何註」邂逅，不
期而遇也。詩

鄭風：邂逅相遇。

此中具有鬼神，非人力也。」

「但評」數語暗結上文。○有鬼神，非人力，幸有今日，復憶從前，數語面面俱到。

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

妝。女俯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

「校」抄本
無之字。

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

婢子敢忘大德！

「馮評」女中大賢，方能出此語。

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

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

「馮評」這一笑字，抵上王蓮士幾箇笑字，味何蘊蓄也。

因謀涓「校」青本
作擇。吉合。遂

女曰：『菴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

「何評」實言。

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

足矣。」梅笑而不言。

「馮評」此笑
字亦妙。

及期，抱豔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亦

「校」青本
作益。

無以自主。梅牽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也。

「何註」盈盈，容
樂府古詩。

梅曳入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

「校」抄本
上女。

而亦「校」抄本
作自。拜也。

「馮評」文章作態，至此可稱妖豔。

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

「但評」菴中聞梅之言，知梅意中有此；抵任聞母之言，知母意中有此；然終不敢留此，不違信此也。擇吉時猶可謂詞。至及期抱妝來，則喜出望外，又在意中。聞鼓樂之聲，見玉郎之拜，身不自主，魂為之搖，得此傳神之筆，乃一一活現紙上。

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

「但評」女始願不及此，自菴中聞梅之言，知梅意中有此；抵任聞母之言，知母意中有此；然終不敢留此，不違信此也。擇吉時猶可謂詞。至及期抱妝來，則喜出望外，又在意中。聞鼓樂之聲，見玉郎之拜，身不自主，魂為之搖，得此傳神之筆，乃一一活現紙上。